書法是愚人的事業

商子雍

文化經緯

我熟悉的一位書法家有言：「書法是愚人的事業。」我相信，這是他的眞切感受和肺腑之言。但需要指出的是，這麼一句話，卻絕對不能概括眼下中國書法界的衆生相。

大概是六七年前吧，我在應邀爲書法家茹桂教授的文集《硯邊絮語》所寫的書評中，有着這樣一席話：「一次同一位書畫評論家閑談，他用『筆墨氾濫，文人匱乏』八個字來概括書壇現狀，話雖略顯刻薄，卻也還算是中肯之論。」其實，足以概括書壇現狀的還有另外八個字：「泥沙俱下，魚龍混雜。」

不錯，中國的書法，的確是一種在世界上獨一無二的視覺藝術。但是，面對軟筆已經不是一種大衆書寫工具、甚至硬筆書寫也正在被鍵盤書寫替代這麼一種現狀，中國書法已經不可逆轉地成爲一種小衆藝術。然而，就是這麼一種小衆藝術，最近一些年來卻異乎尋常的「熱」了起來，有人據此侈談如今的書壇是如何、如何繁榮。不過，那些不曾讀過帖、沒有臨過帖、甚至缺乏最起碼的筆墨訓練的官員和名人，也可以用自己的塗鴉之作換取鈔票（在三亞的一個酒店裡，我就曾見到趙本山歪七扭八的字被「供」在牆上，十分刺眼）；不少有着這樣、那樣頭銜的書法家，不是把書法視爲一種高深的學問去進行長期的刻苦研修，而是在商業利益的驅使下粗製濫造——上面這樣的書法製作，和崇權、趨名的市場需求扭結在一起所形成的書法「熱」，其實與繁榮二字風馬牛不相及，泡沫而已！固然書法界多有精於求名求利的「聰明」人，但眞正延續着中國書法藝術文脈的，卻是許許多多「愚人」。

成爲這種「愚人」的第一要素，是必須對中國傳統的書法藝術存有敬畏之心。

對中國的傳統詩歌，魯迅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日在致楊霽雲的信中，曾說過如下一通很有意思的話：「來信於我的詩，獎譽太過。其實我於舊詩素無研究，胡說八道而已。我以爲一切好詩，到唐已被做完，此後倘非能翻出如來掌心之『齊天大聖』，大可不必動手，然而言行不能一致，有時也謅幾句，自省亦殊可笑。」我覺得，對中國的書法藝術，好像亦可作如是觀。隨着歷史的演進和社會的變遷，如今的中國，已經沒有了造就二王、顏眞卿、懷素、柳公權、米芾、黃庭堅、蘇東坡等書法大師的文化環境，他們的成就，也緣此成爲了中國書法歷史上的珠穆朗瑪峰，恐怕是很難被今人、以及後人超越了。也因此，當代那些決心在延續中國書法藝術文脈上有所作爲的書法家，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緊緊地擁抱傳統。我第一次讀聲稱「書法是與人的事業」的那位書法家的作品時，就眞切而深刻地感受到了他數十年讀帖、臨帖的艱辛努力，不勝敬佩之情也緣此在心中油然而生；他的書法藝術能達到評論家之所云「字字傳古意，筆筆有所宗，依稀可見唐楷的功底，二王的氣韻，魏碑的峻峭」這麼一種境界，所仰仗和憑藉的，顯然是幾十年來通過對碑、對帖持之以恆的研讀、堅持不懈的臨寫而實現的和諸多先賢的心心相印，息息相通。這樣的「板橋要坐十年冷」的「愚人」功課，有多少人能數十年如一日地認眞去做呢？

要成爲對延續中國書法藝術文脈卓有貢獻的「愚人」，還必須盡可能地保持心境的淡定和質樸。不能無視聲色犬馬、燈紅酒綠對包括書法家在內的所有人的誘惑，也不應苛求書法家必須成爲那種六根絕對清淨，七情六慾全無的高度純潔的「君子」。但既然傾心於書法藝術，那就一定要把相當大的情感和精力投入其中。而心無旁騖以後，對諸多凡俗快樂的遠離，勢必成爲在所難免。願意如此行事的書法家有多少？我當然希望越多越好！

「書法是愚人的事業。」誠哉斯言！正是由於有着許許多多堅守如此信念的「愚人」，中國的書法藝術才能夠薪火相傳，長存於天地之間！

上海第一

楊繼良

東西走廊

最近，一個國際組織對六十五個國家和地區十五歲學生的數學、科學和語文作了一次調查，調查的結果，成爲近來美國人討論的熱點。因爲上海居第一，新加坡第二，美國處於中流——第二十四位。這對於這個唯一的超級大國，當然很失面子。一些新聞社和報紙，把這件事比作一九五七年蘇聯人造衛星（Sputnik）上天。還說，具諷刺意味的是，現在的美國學生多數不知Sputnik這個字是什麼意思。那天，此地有一個華人慶祝聖誕的集會，遇到一位新加坡華裔女士和她在此當教授的澳大利亞丈夫。妻子在中學裡當數學教員，新加坡的數學教育很好，她於是滔滔不絕地埋怨美國中學裡數學教育簡直莫名其妙——「你想，從小學開始，從算術到代數，居然都沒有要求學生做『應用題』。不做應用題，怎麼學得會！」

前些天我們當地的報紙，刊登了美聯社的一篇專評「錯在學生家長」，另外全文轉載了堪薩斯州報紙上的專欄文章「教育報告稱美國又落在後面了」，附上一幅佔四分之一版面的漫畫「孩子們」：左邊一個美國孩子，腦子裡裝的是「名流人物」、「發手機短訊」、「用戶發到Twitter網絡上的信息」、「視頻遊戲」、「臉譜網」、「紋身」、「廢物」；而右邊一個中國孩子，腦袋裡則充斥着「數學」、「科學」、「金融」、「技術」、「語言」、「研究與開發」。使我覺得這是對中國過譽了，同時也感慨得很。教育出了問題，家長、學校還包括政府，都難辭其咎。中國傳統文化認爲，「子不教，父之過；教不嚴，師之惰」。中國當前在教育上的問題，也是夠多的；對於批評美國人，我沒有什麼興趣。倒是常聽國人說，小學生不應該有家庭作業，美國的孩子上課可以不聽講、下課沒有作業，所以能夠開發孩子的創造力。而在我看來，美國的家庭鬆散，對下一代的培養，是個災難；美國的科學技術比中國高超，需要跟他們好好學；但要說修身、齊家、治國，也許需要反省自己的優缺點，不能盲目「破四舊」、崇拜美國。

奢華當止

言止善

如是我見

不久前，去參加一個婚宴，酒席有三十桌，這在本地屬一般規模。席散後，我隨意瀏覽一下，很多桌都剩下不少魚、肉，還有海鮮，不由得想到，如果採取自助餐或分食制該多好。

吃喝只是排場之一。二〇一〇年五月，據世界奢侈品協會發布數據表明，上一年中國內地奢侈品消費總額爲九十四億美元，全球佔有率爲百分之二十七點五，僅次於日本。又據美國波士頓諮詢公司預測，到了二〇一五年中國奢侈品消費總額將達二千四百八十億元，那時中國就會取代日本成爲全球最大的奢侈品市場。奢侈品，這個刻上時光價值的「稀有、無用、昂貴」之物，在中國已經由權力階層的專屬，轉身變爲中產階級的消費狂歡。

如果奢華僅僅是個人行爲，旁人實在難以置喙，糟糕的是一些握有公權力的人也要出來推波助瀾。前些年有安徽阜陽穎泉區把個機關辦公樓蓋成「白宮」模樣，還有些地方也出現了新的「天安門」、「人民大會堂」、「前門」……

「文化搭台，經濟唱戲」，林林總總的地方「文化節」紛紛亮相，曾有貧困地區花大價錢請來當紅明星造勢，文藝演出要追求規模宏大成爲一種流行。據報載，近日山西一台反映鄉村母親的劇作進京演出，僅服裝道具就拉了四卡車。而且這還不算大製作——在影視大片大行其道之時，我們的舞台劇作也進入豪華的製作時代，動輒數百萬上千萬的投資，尤其國家大劇院花費兩千萬元的京劇大製作令人咋舌。作爲國粹的京劇，其道具簡單本來就是一個特點，舞台上空空如也，演員一個開門的動作，觀衆就能領會是在做什麼。眞不知道奢華的京劇還是不是京劇？

上個月的廣州亞運會，開幕那一天，珠江巡航，海心沙聚會都頗有新意，但那個花了大力氣的叫做「白雲之帆」的表演，說實話，不敢恭維。那是由一百八十個少年在七十八米的帆屏上，和用鋼絲繩拉住他們的地面上的一千四百六十個操作手配合，組成懸掛起來的一系列流動造型：晨練的人、笑臉、划艇、跳水等競技項目，還有升起的太陽。全部表演者來自河南塔溝武術學校，這群孩子爲此次八分多鐘的演出操練了一年多時間。每個表演者的身上要吊兩根鋼絲繩，每天爲鋼絲繩的安全做檢查的就有三百人，而三千元一根的鋼絲繩平均三天就得換一次。編導者在演出前曾有言：「如果表演結束，觀衆只是鼓掌，算我們失敗，觀衆不歡呼不吼叫算我們失敗。要讓觀衆站起來歡呼才叫成功。」他們想的是一次「超過奧運會開幕式」的表演。事情過去一個多月了，我還是想奉獻一句後怕的話：你們都知道這種從高空跳下如「蹦極」一般的表演危險，操練時也曾出過斷鋼絲繩的事，如果哪一天出了大事，「超過」又有什麼意義？

溫家寶在今年的聯大一般性辯論會上講，我國中西部和廣大農村不少地方仍相當落後，還有一點五億人口生活在聯合國設定的貧困線之下。近日，國務委員戴秉國更撰文指出，我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只有三千八百美元，世界排名一百零四位左右，甚至低於不少非洲國家。我國目前還有一千萬人沒有用上電。我們是眞正的「人口大國，經濟小國，一個名副其實的發展中國家」。這些話，不是只說給外國人聽的，每個中國人都要記住，握有公權力的官員更應當聽進去，並認眞反思。唐朝人李商隱說，「歷覽前賢國與家，成由勤儉敗由奢」，此話不假，過去如此，現在如此，將來也不會變。

在韓國感受飲食文化

王　淼

域外漫筆

提到韓國，會讓人聯想到什麼食物呢？烤肉、泡菜、人參雞……那日我在大元旅館附近閒逛，看到一家烤肉店人潮洶湧，猶豫再三，忍不住跟着人家進去一探究竟，那老闆娘見我一人獨闖，不禁皺起眉頭，後來才知道，很多韓國餐廳都不歡迎「一個人」。因爲一個人要佔用一隻鍋子、一個火爐、一張桌子，創造的經濟產值不夠多，儼然一種無形中的浪費，因此，「一個人」，對韓國餐飲業來說：猶如公害。

這間烤肉店的老闆娘實在仁慈，眉頭皺了幾秒後便鬆開，她不但收留我，還指派會說普通話的中國人來招待我。我，一個人，佔去一間小包廂和一爐紅通通的炭火實在奢侈，看着圖片，我點了一萬韓幣的烤肉套餐，然後滿心期待着，不多久韓國最著名的小菜上桌了，服務生端着一個大托盤，裡面碟碟碗碗七、八隻，聲勢十分浩大，裝的大多是泡菜，且都是給我一人獨享。直到那一刻，我才知道除了白蘿蔔和大白菜之外，還有很多食物可以做成泡菜，素的像蒟蒻、豆芽、油菜、韭菜、絲瓜、紫蘇、人參……葷的有螃蟹、章魚、小魚……在韓國人眼裡，每樣食物都可以和辣椒談戀愛，激盪出令舌頭驚呼的美味。送上來的蒟蒻泡菜、螃蟹泡菜眞是可口！螃蟹雖小，但吃的不是它的肉，而是吮它入味的汁，像燒酒螺般令人回味無窮，難怪韓國人離不開泡菜。

這讓我想起二十多年前，在北京一家華麗飯店工作，那時的韓國旅客很多，吃歐式早餐時，韓國人總小心翼翼拿出一瓶瓶暗紅色的罐子，打開來，一股又香又嗆的味道馬上佔領整間餐廳。當時的我，並不習慣那股猛烈的氣味，如今，韓國泡菜席捲中國各大超市，如韓劇一般，擄獲許多中國人的胃，這是二十多年前誰也想不到的事。因那時韓國不論電視或電影，都老實得令人不敢恭維，但現在的韓國影視，可謂稱霸亞洲，教人不得不豎起大拇指。

影視的確是最好的載體與營銷方式，韓國人用它，成功將韓國菜出口，最佳範例就是《大長今》，集美食、醫藥、歷史於一身，三箭齊發匯聚成一門文化巨炮，震撼了亞洲各地。

如今我也成了泡菜的信徒，泡菜眞是冬夏兩相宜。我還記得韓國有一道食物也很特別！怕冷的我，每到冬天就特別依賴熱湯，那日在首爾逛街，又冷又餓的我，被一家餐館的圖片吸引，轉進去點了一份牛小排套餐，附湯來了！本想趁此暖暖胃，一喝，湯居然是冰的，上頭兩塊乍看以爲是豆腐還是馬鈴薯的東西，不是別的，正是冰塊。這分明「雪中送冰」，喝了一口，胃似乎開始抽搐，我只好無情的將湯推開，再看看附贈的三碟小菜，也是冰的，頓時心也涼了！幸好牛小排主餐是熱的，才沒讓我絕望的胃下垂。事實上，冷湯是韓國的特色菜，西班牙也有冷湯，不過西班牙的冷湯是炎炎夏日才有的，在韓國這種十度低溫的環境下，要我品嘗冷湯，毋寧是一種懲罰。

除了冷湯，韓國有一道冷麵，算是國民菜，和中國的涼麵類似。不過韓國冷麵除了小黃瓜絲和白煮蛋之外，另放了大量辣椒醬和冰塊，在韓國冷冷的五月品嘗這種小吃，老實說，眞是冰得讓人想唱歌。但是韓國人卻吃得津津有味，麵條咻咻咻不斷被送入口中像一首輕快的民歌，一副陶醉其中的模樣，眞令人忌妒，看來，韓國人的胃是訓練過的。

除了泡菜、冷麵、烤肉之外，我在市場還看到有人賣新鮮人參汁，現點現攪很像香蕉牛奶，不過，我沒有勇氣嘗試，一來人參畢竟是藥，那麼一大杯喝下去不知會不會有後遺症；二來，那人參汁也是冷的，胃弱的我，可不想喝完人參汁也是冷的，胃弱的我，可不想喝完人參汁後又惹得胃部不適。

還有一道料理不得不提，就是海鮮煎餅。

海鮮煎餅也算韓國美食代表之一，光化門附近有一間專賣店，它的特色在於，煎餅的原料是現磨的，一缸黃色碎穀物，很像小米和着新鮮海鮮，在平底鍋裡劈哩啪啦一起煎，光是聽聲音就令人興奮不已，口水連連。海鮮煎餅彷彿和平底鍋貼身跳着國標舞，又熱又辣挑動人心，讓人握着環保筷都會汗水淋漓。其實海鮮煎餅類似台灣的蚵仔煎，差別在於海鮮的背景。台灣用加水的太白粉，韓國則用現磨的穀物，因爲原料特殊又現磨的關係，一盤要六千韓圜，價錢不便宜，但很值得。

除了上述食物，韓國的關東煮小吃攤也很令人懷念。如果你看過韓國現代劇，鐵定會對某些場景很熟悉——賣小吃燒酒的路邊攤。很難想像，高樓大廈林立的首爾市中心，連摩托車和腳踏車都禁絕的高度現代化城市，竟然允許小吃攤的出現。他們大都賣關東煮、辣炒年糕和炸物。下班時間，常常見到一群白領階級圍着一攤充滿古意的攤販，想吃什麼自己來，他們的關東煮竹籤又長又粗，就像中國炸油條的長竹筷，算帳時，只要數數竹籤即可。韓國的炒年糕，形狀像台灣的「熱熔膠」，口感類似「寧波年糕」，又辣又有咬勁，奉勸假牙不牢固的，品嘗前三思。

嚴格來說，韓國食物種類並沒有中國多，但是他們的食物都很有特色，充滿了個性，就像他們的人民，直率、坦誠、豪邁，毫不掩飾自己的眞性情。透過食物，我了解了這個民族，透過食物，我愛上了韓國的人民。我無法常常去韓國旅行，但是看着韓劇、吃着嗆辣的泡菜，也像多走了幾回。

風繼續吹……（攝影）楊芳菲

「心動」與「行不動」

郭振亞

人生在線

「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唐代詩人王之煥的這句名詩，在中國，可謂家喻戶曉。除了詩的意境雄偉壯觀外，還因爲他以淺顯的文字，說明了心動與行動的辯證關係。倘若只有心動，而沒有行動，那麼，心想事成，只能是一句空話。說到這裡，我們不妨設問一下，世界上有沒有「欲窮千里目」，但又懶得再上「一層樓」的現象呢？答案是肯定有。

前些時，在網上看到一句妙語，至今難忘：「愛不說，藏在心底，寫在日記裡，留在記憶中，即是情義無價，到頭來，也只能自己消化。」這句妙語，眞是妙極。由此，我想到一件趣事，也可以說是別人的傷心事。我有一位年過六旬的老友，我們之間可謂無話不談。他有一個隱私，從不說給妻子，但卻讓我的耳朵，聽得出了老繭：他在大學的時候，愛上一個女同學，可以說愛得發瘋。他們一起逛街，一起看電影。每當她的腿挨住了他的腿，他趕緊迴避；每當她的手，碰到了他的手，他立刻退縮。他總是擔心對方懷疑他「存心不良」……後來，這個女同學卻愛上了另一個男同學，並結了婚。多年以後，他們又相遇了，他大着膽子問她，你知道過去我愛你嗎？她說，傻子才看不出來呢。他說，當時我要是冒險一下，握住你的手，你會有什麼反應？她說，那我一定會乖乖地成爲你的「俘虜」……聽了這句話，這位老友，痛苦之極。曾經幾次在睡夢中哭醒，至今還後悔得腸子發青，恨不得猛搧自己幾個耳光。心動，而不見行動，一段美好的姻緣，化爲泡影，甚至成了終身遺恨。

還有一位朋友，自稱爲「美食家」，身高不到一米七，體重居然高達九十公斤。一走路，氣喘；別人還都穿着毛衣毛褲，而他卻穿着秋衣秋褲還要冒汗。醫生告訴他，肥胖屬於亞健康，甚至可以說，屬於慢性病，應該「管住嘴，邁開腿」，也就是說，要控制飲食，加強運動，開始減肥，不然的話，高血壓、高血脂、高血糖等「三高」之病，都會不請自來。到時候可就悔之晚矣。「美食家」聽了醫生的警告，心爲之一動，決心減肥……然而，今天拖明天，明天拖後天，後天又拖明天……他的嘴總是抗拒不了紅燒肉的誘惑，於是，放開「海量」大快朵頤；他也曾經堅持體育鍛煉，然而，走不夠半小時，便感到累得渾身不舒服。於是，明天鍛煉，後天鍛煉，下個月開始，下個月一定開始……終於有一天……幸虧搶救及時，不然，你也就見不着「你的這個老朋友」了……

這位「美食家」缺少的正是意志和毅力。他的計劃總是「明天開始」，到了明天又是「明天開始」於是，「明日復明日，明日何其多」。心動行不動，不好，那麼，心動行也動就一定好嗎？答案是也不盡然。譬如，貪官看到錢，或者看到美色，肯定是心先動，接着就是行動，既坑國又害民，實乃大害也！

如皋蟹黃包

嚴文藻

飲食男女

蟹黃包是位於長江入海口北岸的千年古城如皋的具有地方特色的小吃，最早只有本地最富盛名的百年老店「老松林」和爲數不多的幾家店舖加工與銷售，吃的人也不多。爲什麼？因爲二十餘年前大家一個月工資才一二百元，一個蟹黃包就要三元錢，吃不起呀，所以，往往只有逢年過節的時候大家才捨得吃。隨着社會的進步與經濟的發展，人們的口袋越來越鼓，在吃的方面要求也越來越高，要求吃得健康，吃得科學，同時鑒於蟹黃包味道鮮美，營養豐富，因此，特別受到大家的青睞。吃蟹黃包，如今已經成爲尋常之舉。

如皋孟家蟹包店是現在比較出名的包子店。他們以煮熟的蟹黃和蟹肉，腿板肉丁、筍子丁等摻和在用豬肉皮熬成的湯汁中，加精鹽，勾薄芡做餡，包兒的皮子擀得薄薄的，裝滿湯餡在籠裡蒸熟。這種包子味兒鮮美，黃澄澄的蟹油直浸透包皮子，又好看又可口。拿取蟹包、品食蟹包，也有講究。有順口溜說：「輕輕地用力提，慢慢地碟中移；先開天窗，後吸餡湯。」用三個手指，從籠箱裡輕輕提蟹包，移入裝有薑絲、酸醋的碟中，然後用嘴在包子的正中，咬一個小口，輕輕吸食包餡，再連皮帶薑絲，蘸酸醋吃掉。千萬不能像吃饅頭那樣，拿起來就咬。那滾燙的餡汁會令你手和嘴不知所措，也很難品出蟹黃包與衆不同的風味。

北風起，菊花黃，雞子肥，螃蟹壯，說的是秋天的蟹黃包最好吃，大家喜歡周末幾個朋友一起到店裡找個安靜的桌子圍坐下來，點上幾籠蟹黃包，吃上一碗熱騰騰的餛飩，邊聊天，邊吃飯，眞是一種享受。有些食客不止在店裡吃，還常常賣買上幾籠送給在外地生活與工作的如皋籍的親朋好友分享。一些店家爲方便大家的這種需要，定製生產了精美的包裝盒供消費者選擇。如今，隨着沿江開發大潮的到來，如皋蟹黃包和其他如皋特色小吃一樣正在走出小城，爲更多美食愛好者熟悉與喜愛。因爲需求量大，有的包子店甚至還開到了淘寶網，據說生意很是紅火。如皋是全國六大長壽之鄉之一，如皋人之所以長壽，除了和清淨平和的性格，和睦良好的人際關係有關外，健康的飲食文化也是重要原因。蟹黃包肥而不膩，入口爽滑，回味無窮，是名副其實的養生佳品。

南京古園

季旭東

文化什錦

古城蘇州的園林天下聞名，這是衆所周知的；但是在南京城也有許多情趣盎然的園林，它們中除了瞻園、煦園等外，大都鮮爲人知。儘管如此，卻並不影響這些園林的可人之處。

萬竹園位於城南名剎瓦宮寺旁，爲明代中山王徐達後人所建。明代文學家王世貞在其《遊金陵諸園記》中曾這樣描繪此園：「園有堂三楹，前爲台，台亦有樹數峰，牆可萬數仞，朱樓房銅甚固……」萬竹園內有竹子竿，蒼翠欲滴，群鳥啁啾，幽深靜謐。這裡疏影橫斜的婆娑修葺，在煙氣瀰漫中虛實相生，香潤淡雅，令人神清氣爽。《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曾賦詩讚此園：「小竹密密大竹疏，若翁若孫繁乃族。百年青苔一寸深，不見紅輪去來迷。」萬竹園清初爲太史鄧旭的宅第，著名的抗英名臣鄧廷禎是鄧旭的五世孫，自幼生活於此。園內清懈堂宗祠藏有一石碑，其碑文記錄有鄧廷禎卓然不凡的抗英事迹。武定門南的箍桶巷原先是明代戲曲家徐霖的私家花園。園內秀木翠筱，清漣靈動，晚靜閣、麗藻堂等諸影互映，靜謐幽雅，號爲快園。據說明嘉靖皇帝也曾慕名來此園釣魚，卻不愼落水；於是其釣魚的池塘也獲名「浴龍池」，快園也因之名聲大噪。隨着歲月的流逝與主人的更迭，快園也日趨荒廢。到了清末，便也僅有浴龍池如故了。

市隱園是明代大臣姚元白的私家園林，位於城南的大油坊巷。當年此園內翠竹清塘，芳林幽徹；亭台橋館盡入眼簾。若登園中假山則滿目太湖石風姿各異；如在園中「鵝群閣」上憑欄觀雨，但見玉珠落盤，碧波盡鱗，蹙風欲之，一派超凡脫俗的閑情雅趣……明末時，秦淮八艷之一的美女顧媚還在這裡掩護過抗清義士閻爾梅，一時傳爲佳話。

南京的庫司坊內原先有座石巢園，是南明大臣阮大鋮的宅第。此園是由吳江縣的造園名家計成設計建造的，園中建築布局奇巧，水石樓台一應俱全，堪稱一時之勝。不過園子的主人阮大鋮是有名的奸臣，他斂財索賄，誤國誤民，深爲世人所不齒，故當時的百姓們稱此園所在地爲「褲子襠」。清代藏書大家陶湘購得此園後，對已然處於半荒狀態的園子多方整修，使之重又顯現出歌台舞榭，古木葱鬱、清池碧波的風韻。令人遺憾的是，在太平天國戰亂中，石巢園化作了一堆殘磚斷瓦。

清代文學家袁枚的隨園遺址在今南京的五台山體育場一帶。這裡原先是雜草叢生之地。袁枚於乾隆十九年辭官後便退隱於此，一心經營他的園子。袁經營隨園很有創意：他「因山築基，因流爲沼；蒔花種竹。隨其高爲置江樓，隨其下置溪流，隨其美澗爲之橋，隨其湍流爲之舟。」園中還建有「藤花廊」、「古柏奇峰」等景點三十多處。袁枚好詩，故園中還藏有大量前人及當時的詩作大家名篇的手稿、手幅及碑刻等。可惜的是隨園也毀於太平天國年間的戰火。其實在南京廣州路中段小倉山一帶，還曾經有過另外一個隨園。這座隨園是明代著名學者焦竑三兒子焦潤所建。園中松柏常青，流泉飛濺，假山幽深，並藏有大量的珍貴典籍。明末，隨清軍攻入南京，這座園林便成爲了一片廢墟。

南京的園林多數不是毀於戰火便是在歲月的流逝中衰敗沒落，即便是現存的瞻園、煦園也大不如其鼎盛時的風采。倘若這些園林現在仍風光依舊，恐怕蘇州園林就不會有如此的名氣了。